



呂氏與藉漢家
讀書字孫其守
不許損夫賸賣
運香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江左中興附

胡羯

魏元帝咸熙元年 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
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
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從容問
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
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
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
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
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晉王 冬十
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丙寅王即皇帝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

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佑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鑿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顛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統相爲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衆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穎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

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瑾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顛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秋七月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爲嗣常密以訪

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咸寧二年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終爲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允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允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謂允曰卿二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允不吝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統傾詣勗乃使統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爲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爲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過無替 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玠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日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爲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玠守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爲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爲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山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爲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佃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顥爲河間王汝南王東爲

南陽王輔孚之子顓孚之孫也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遵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內郡羌胡鮮卑於邊地帝不聽

事見羌胡之叛

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小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

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
嶽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勲勛勞王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
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爲
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
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
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虧友于疑篤之義懼非
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異楚
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爲
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貞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
乎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珉共幹朝事三人齊
位足相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執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
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
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帝
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
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爲國子祭酒德爲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
見楊珉手刃殺之珉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然發病
卒李熹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太叔廣劉暉繆蔚郭
順秦秀傅珍上表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爲
三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
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今使齊王賢
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
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
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

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
里違舊章矣專純之子瞰毅之子也專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
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
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
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棄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
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
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
分其利而親疎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
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
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若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
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
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

尉劉頌奏專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
官立八座正爲此時乃獨爲駿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
日乃詔曰專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家人自首宜并廣等七人皆以其死
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
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三
月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
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
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
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
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罔號踴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罔爲嗣初
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統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
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

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收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收舉動以禮鮮有過事
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冬十一月甲申以
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東爲
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爲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爲
淮南王都督楊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爲長沙王穎爲成
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渙爲代王皇孫通爲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
迪爲漢王楚王子儀爲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
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觀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觀佃之子也初帝以
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通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
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封羣
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
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復以
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爲皇孫通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
素命爲廣陵王傅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
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
其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
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
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
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
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
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魯之子也遂趨汝南
王亮赴鎮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于含

章殿帝字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官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鑿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鑿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趨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祖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爲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秦始皇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

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反見怨疾乎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悞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又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爲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 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妻子隨月嬽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統楊珧及亮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間有大勲於社稷

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揚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祗曰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執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頌問太傅所在頌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河之頌曰宜至廷尉豫從頌言遂委而去尋詔頌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頌秀之子也皇太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珣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駿東夷校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珣臨刑

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玃號叫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鴛誣以爲駿黨而誅之是夜誅嘗嘗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執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杜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毋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行有司奏請從

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遊女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濛所不容故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赴爽宣帝用爲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爵爲王懋望之子也封董猛爲武安侯三兄皆爲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
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常有以正之正之
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
專權執威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
重宜反此失靜默順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
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爲
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
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
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
澹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
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執命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
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
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
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耽高陽許猛彭城劉
中山劉輿與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重
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璿以
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軍中候瑋
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璿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
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
於楊駿衛璿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
璿亮璿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璿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
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
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璿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
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

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
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
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灑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
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
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
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
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
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
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歧盛說璋宜因兵執
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
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璋
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璋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

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駟虞幡出麻衣曰楚王矯詔勿聽
也衆皆釋仗而走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乙丑
斬之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辛託體先帝而受枉
乃如此乎公孫宏歧盛並夷三族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璋祭
酒丁綏諫曰公為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
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
安在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耶
奉送章綬軍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
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
文成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
侍加侍中賈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等略為衆望
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頠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
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頴同心輔政
故數年之間雖閭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
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訖究於先帝乃覆而殯之
乃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
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為車騎將軍倫至洛
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
裴頴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七年 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
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行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
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靈馨鬼然誤天下蒼生者未
必非此人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作徙戎論以警
朝廷語在羌
州之叛

夏有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篋箱載道上年少人宮復
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頴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
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
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頴
曰誠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
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
優游卒歲而已頴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
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已而踈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秋八月以裴頌為尚書僕射頌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
居權位尋詔頌專任門下事頌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
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頌曰君可以言嘗盡言於中宮
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頌慨然久之竟
不能從帝為人戇騷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
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
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
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
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
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
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裴
頌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

不實裴逸民然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
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
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初
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
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
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
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
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
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
后復使黃門董誘之為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
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
太子好之東宮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採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賈葵萊藍子雞麵等物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四曰西園賈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曰繕繕正瓦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為侍權諫曰謚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言乃宣楊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慰孤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

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曹平劄下以賈后之謀問張華華曰不聞卡曰卡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疑於卡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卡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刺史卡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子彰病太子為彰求王爵不許彰病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得已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

及年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
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餐勿疑猶豫以
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
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
成之以呈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
紙詔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偏不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
柙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
頤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
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
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
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
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

乘輿擯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彪臧尚同幽于金墉
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彪母保林蔣俊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繼輿棺詣闕上書以為漢戾太子稱
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答耳今適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
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繼圍之孫也賈
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
千兵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
送沈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
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洛陽縣獄者猶
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
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謚乃語洛
陽令曹攄使釋之廣亦不坐攄覽之孫攄肇之孫也太子至許遣王妃書

自陳誣枉妃父行不敢以聞 三月尉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
台星拆張華少子躑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太
子既廢衆情憤怒有衛蒼司馬雅常從蒼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
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非 顧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趙王倫
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謚等共誣
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
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
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使為內應事將起孫秀
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剴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
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
耳雖含忍宿忿必不舐深德明公若有瑋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
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

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
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謚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
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
毒常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
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
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
后告右衛飲飛蒼問和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壽以鼓聲為應癸巳秀
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使雅以告華拒
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
中宮與賈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
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
尉齊王罔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

謚於殿前將誅之謚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問
驚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
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問曰起
事者誰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為庶人
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
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即師景露版奏請
手詔倫等斬之以狗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
裴頡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
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
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
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

于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
者甚衆闕續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
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
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恭領冗從僕射子馥為前將
軍封濟陽王虔為黃門郎封汝陰王詔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
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愚
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
復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適子
彪為南陽王彪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
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
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榮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
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束皙為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

機為參軍組勛之子崧或之玄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
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
大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
中護軍 己未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五月己巳詔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為
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己卯益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
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
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
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
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
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
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尚書左
丞王奭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
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
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睦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
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漢徽之兄也欲應
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關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
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
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
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初孫秀嘗為小吏
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崇有
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
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
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謂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

白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
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衆皆諫止倫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齊
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
平東將軍鎮許昌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
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
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
殺張裝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
錫復加其子考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翊為侍中文加孫秀侍中輔國將
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
拜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玉彤為之彤固辭不受
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趙宗利
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加奴僕

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
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
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表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
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重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
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王
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司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
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灋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
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兵守之內宮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
永昌宮廢皇太孫為濮陽王立世子考為皇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
廣平王詡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玉彤為宰衡何劭為太宰孫秀為
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

餘黨與皆為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
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玃弟子髦輔
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又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
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玃等受倫之爵過差必為冢禍遺幼子
回責之玃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
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
潛與太子考牋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悉誅之
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罔成都王
頴河間王顥各擁彊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為三王參佐加罔鎮
東大將軍頴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三月齊王罔謀
討趙王倫遣使告成都王頴河間王顥常山土又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

移檄征鎮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
三族使者至鄴成都王頴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
下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櫜臂爭進蔑不克
矣穎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穎以兗州刺史王
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
萬超苞之孫也常山王又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暉各帥衆為穎後繼新
野公歆得罔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
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
罔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罔遣使邀河間王顥顥
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嘗斬之罔檄
至顥執罔使送於倫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復召方
還更附二王罔檄至楊州州人皆欲應罔刺史郝隆慮之玄孫也以兄子

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士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渾
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
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
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
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
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
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
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怒參軍
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將士遂奉家
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同安南將領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
紫宮帝坐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守倫未聞三王兵起大懼詐為同
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

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中軍李儼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
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平問和帥兵九千自堽陂關出鎮軍
將軍司馬稚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臯關出以拒同遣孫秀子會
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
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祈厭勝
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者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
柝長久欲以惑眾 閏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與齊王同戰屢破之同軍穎
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同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
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秘之而召其子虔
及許超還會泓破同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穎攻同營同
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同營擒得
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
人士衆震駭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溴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罔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已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淮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悵等淮伯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即老于農畝傳詔以駟虞幡救將士

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恭皆還汶陽里第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恭等付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表赦持節賜倫死收其子恭馥虔詔皆誅之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已巳河間王顥至穎使趙驥石超助齊王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罔和孫髦于東市蔡瑁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罔檄斬孫旂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六月乙卯齊王罔帥衆入洛陽頌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 甲戌詔以齊王罔為大司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

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加三錫之禮常山王又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淮爵為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已卯以梁王彤為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琴瑟故蕃及事散騎侍郎與冠軍將軍琨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罔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與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劉暉為御史中丞王衍為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與罔同乘謁陵因說罔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勲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又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又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一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難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

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罔之勲臣無豫焉因表稱罔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管便謁大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罔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摅為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苟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之孫也罔以何勗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顯路秀衛毅劉眞韓泰皆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歛祭黃橋戰士

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温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冬十二月封大司馬問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太安元年大司馬問欲又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殿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夏五月癸卯立覃為皇太子以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一齊武閔王問既得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

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可兆矣又與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堂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相約奏事不先經問府即如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兵革下之後百姓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問謝曰非予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強敵對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六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

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宗親推近安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
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
遨遊高堂之上逍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變過於在穎翟之時也罔
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摠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摠曰物禁大盛大
王誠能居高慮危寒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
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耶引去
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旆以其廢職白罔徙榮為中書侍郎穎川處
士庾袞聞罔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王豹致牋於罔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
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
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
各以方副疆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
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
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罔自
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來輔天子罔優令各之長沙王又
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鈹下打殺罔乃奏豹讒內間外坐
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
以河間王顥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顥長史李
含不平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罔軍事夏侯爽兄亦在罔府含心不
自安又與罔右司馬趙曜有隙遂單馬奔顥詐稱受密詔使顥誅罔因說
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
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
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顥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
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顥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

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罔還第以穎代罔輔政顯遂
舉兵以李含為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穎將應之盧志諫不
聽 十二月丁卯顯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
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尚書令王成曰公勲業誠大然賞
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
安罔從事中郎葛旗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實報稽緩責不在所讒言
逆亂當共誅討柰何虛承偽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
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
盤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乂使討罔罔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
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乂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
神武門罔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
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

三日罔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勛因執罔以降罔至殿前帝惻然
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
二千餘人囚罔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罔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李含
等聞罔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
穎穎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為齊王罔所殺因欲以為罔罪而討
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顥為宰相已得用事既而罔為乂所殺
穎顥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罔時猶嫌乂在內不
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復為乂參軍商兄重為秦州刺史含說顥曰
商為乂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過長安執
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
微含為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顥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

等合四郡兵攻之顓密使舍與侍中馮孫中書令卞粹謀殺皇甫商以告又收舍孫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帝秀皆出奔鄴 河間王顓聞李洽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顓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頌軍闕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顓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玄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顓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顓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頌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為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于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

深怨之致第超領萬人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致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致疑機殺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秀素諳事致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皆致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彊弱異執庸人猶知必克况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此士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為戲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棗嵩等上疏以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眾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

曰雲為孟致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致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致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致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率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致又殺之太尉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眾與皆退走方遂入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

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今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嵩等首則引兵還鄴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塢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後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述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颺颺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又使皇甫嵩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甫重進軍討颺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颺颺捕商殺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

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發支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送別省甲子越啓帝下詔免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欲殺又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又於金墉城至多而殺之方軍士亦為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表盧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颺頓軍於鄭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斐逆戰於好時斐兵敗颺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颺戰颺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颺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一
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沈軍
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顯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
以違天子之詔量疆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趙臨之戮其甘如齋顯
怒鞭之而後甞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為沈畫計顯執而詰之光曰劉
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顯壯之引與歡宴表為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顯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為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顥表請立丞相穎為太弟戊申詔以穎為皇太子弟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
顯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皇太子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豎及長
沙王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豎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
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犇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巳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儼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
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
何為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
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
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
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豎二弟匡規自鄴赴
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巳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
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
紹於轅中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
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
右奉秋柩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
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豎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犇下邳徐

州都督東平王琳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荀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相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濡濕不果而還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栢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觀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敷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

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救諸關津無得出青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顛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上官巳與別將苗願拒之太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右賢王宣等謀共立淵為大單于事見劉淵傳漢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發之鮮卑烏栢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

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勲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
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
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
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權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
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
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
宏帥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為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
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為前鋒敗石超於平棘
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
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
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徃洛陽倉
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

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
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熙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
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
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
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
言矣不可以不收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
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
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哉宣等稽
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
復預事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
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

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為國効節而不違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勲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二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棧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重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

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犇郿太宰顓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顓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劘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藩勗之子也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顓立之詔以司空越為太傅與顓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顓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顓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北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顓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顓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駙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駙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駙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顓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師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

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眾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閭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在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 八月司空越以琅琊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藩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遣其長子祐

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荀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閏等據河橋為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儼節劉弘遣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今

夕為忠明且為逆翮其反而互為戎首載藉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之甚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與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等上奏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愚智皆謂其寃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顒怒遣呂朗

收墩墩犇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
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
王虓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闡於河上
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
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微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
祐敗死喬衆遂潰喬犇平氏司空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
鮮卑烏桓為越先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胤
太宰顥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顥令奉帝還洛約與顥
分陝為伯顥素信重播兄弟耶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顥曰
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
顥乃止及劉喬敗顥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

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為帳下督顥參軍河間畢垣嘗為方所侮因說
顥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
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顥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顥使人召輔
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譙曰實不聞
方反為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顥問之曰
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顥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顥於是使輔送書
於方因殺之輔既死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
還報顥以輔為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冑襲河橋
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冑逼洛陽成都王穎西犇長
安至華陰聞顥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
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祁弘宋冑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為司
隸校尉假鄆都督諸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

顯以為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顯悔之乃斬
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
等擊隨默大破之逃西入關又敗顯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顯軍馬逃入太
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
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
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
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顯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廩秦國內史賈龜定
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顯斬馬瞻梁邁疋詔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
將兵擊顯至鄭顯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顯長史楊騰詐稱顯命使秀
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顯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為太傅錄
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
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穎川庾敳

為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河南鄭泰
為主簿鴻臚丞阮脩為行參軍謝鯤為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
之敞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敞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
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
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勸作亂欲迎穎為主治中順陽郭舒奉弘子
璠以討勸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
百人欲赴公師藩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
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為東
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
素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
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 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
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賊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

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應機辨晝越傾膝酬接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越表琨為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麴中毒庚午崩于顯陽殿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泥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上書問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顥為司徒顥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東上扼綬之并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時

鐵饅數為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以討彌擊殺之 三月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謚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大赦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及桑逃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主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嚮

輒克署勒掃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荀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石勒與荀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聲援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八月己卯朔荀晞擊汲桑於東武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楔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

質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詣顧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壺為從事中郎周玘為舍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壺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荀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荀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胡部大張匄督馮莫突等擁眾數千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匄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諸督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單匄督等以為然

冬十月留督等隨勒單騎歸漢漢王淵署留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
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
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犇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
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
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
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十一月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乙亥以王衍為司徒 十
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于樂陵
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前北軍中候呂雖度支校尉
陳顏等謀立清河王覃為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
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
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絕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
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
也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
晞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
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力制犇牛走及
犇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天平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
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苟紀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
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為
平北將軍絕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
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
徙鎮甄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兖豫四州所
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

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
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輜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宮
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
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
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桑
自輜關如平陽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
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如侍中特進以桑為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
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諾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
微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鄆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
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憲楷之子
也 石勒劉靈帥眾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
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
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
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
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
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胤為太僕卿委以心膂帝
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
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
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
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

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
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蒿哭之曰我祖其殆
聖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
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
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為

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
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
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

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
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
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

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 夏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
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夔安
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

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
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
乎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

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
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
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

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
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
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

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劉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皆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

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陛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襄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輾轉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鄆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徙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

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
 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
 河內皆將郭默收整餘眾自為塢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 已卯漢主
 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
 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琰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
 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疑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
 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
 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
 粲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轅轅掠梁陳汝穎間
 勒出成皋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京
 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
 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

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簡
 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汜口聞簡敗眾散而還朝議
 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山簡為嚴疑所逼自
 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疑等聞之遣眾
 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眾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
 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疑引兵
 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疑送于平陽盡并其眾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
 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瑀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
 越既殺王延等大失眾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
 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
 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
 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

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為河南尹摠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行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更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棼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棼棼逃竄得免 楊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馥不肯行令頌帥兵先進頌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退保東城 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兖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為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

裴頌求救琅邪王睿睿

渡河寇江夏拔之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眾潰奔項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

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河

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首陽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

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臯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項祕不發喪眾共推行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

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暉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

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
執太尉行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
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敷等坐之幕下
問以晉故行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
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
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
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
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夜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
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
剖越樞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
犇下邳李暉犇廣宗裴妃為人所掠賣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

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五月以太子太傅傳祗
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
南陽王模為太尉大都督張執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
兼督楊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荀勗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

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
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
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傳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
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
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為
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
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
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

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暉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暉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成成暉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閻丘冲河南尹劉歆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暉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壘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慮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祿大夫岷散之兄也初始安王暉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暉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暉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

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暉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暉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群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

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臯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松薈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藩承制以崧為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瑛為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眾據一泉塢藩以為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帥羣官奉以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
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關
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為豫
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紱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
等為之參佐顛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
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
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
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頤
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戎蒲坂染
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西饑饉
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暉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
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 苟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加

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
頸以為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彌聞勒
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
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
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巳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并
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
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
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為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
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氏羌皆送
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
疋為平西將軍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

於漢聞死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綜庸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關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顛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烜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

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頴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珣寇并州辛未圍晉陽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長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

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徙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柰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快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掇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

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珽之卒先奔靳沖擅收珽斬之聰大怒遣使待節斬沖 賈疋守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傳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一萬餘戶于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沒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

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 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乞一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川諸軍事冀州牧進

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且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帛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 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

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摠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斑箕澹帥眾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郊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為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謚詵贈傅虎幽州刺史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麴允索綝等攻鼎鼎奔雍為氐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夏四月丙午懷帝出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為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嵩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

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眾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滹奔廩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旄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漢中山王曜屯蒲坂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帝遣殿中都尉劉

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東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諮祭酒參軍丹楊張閭為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九月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冬十月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鑿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鑿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鑿兵大敗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內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疆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悞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萬向長安翹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帥眾

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阪 秋趙染攻北地翹允拒之染中弩而死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阪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翹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曜轉寇上郡翹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翹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糶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內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麴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敕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敕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重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來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執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敕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壁輿襯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襯受壁使宗敕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

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中皆為曜所殺華輯犇南山 于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太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出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

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辨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犇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灋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

而見師丑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狹
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
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
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執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
守虛名天下之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
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
斬督軍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
咸以為當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
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
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犇江東二月辛巳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
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

王秉及官屬等其上尊號王不許秉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
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秉等乃請依魏晉故
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
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臬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
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臬
為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臬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
秉為太保封譙劉王遜之子永為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
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楊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為吏
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
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
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敦薨州牧王

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又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疑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慧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與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諫部民犇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表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固犇陽城山

大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綠居廬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執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收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

將安適執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高顛之弟也丙辰王
郎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
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